

焊六围棋风云

► 邓开豪

焊六手谈风，三英艺渐工。
擂台轻取帅，团赛憾折锋。邪派
获连胜，金刚称首雄。校杯终力捧，
一世友情浓。

焊六手谈风

1986年至1991年，我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焊接专业，所在班级按清华习惯称为“焊六班”。

86级进校时，聂卫平先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横扫日本众多超一流棋手，中国因此掀起了一股很强的围棋热。清华园里到处是学下围棋的男生。若某个班有一名同学水平较高的话，就很容易带动本班更多的同学下围棋。

焊六班当然也不例外，开始时有十多个男同学下围棋。我现在记得的，有张新、朱卫东、叶军、张碧涌、纪建民、田文琨、何之

邓开豪 |

1986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现就职于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级工程师。曾任广西焊接学会副理事长、南宁市焊接协会秘书长。古诗词和围棋爱好者。



海、洪东升等。晚餐前后、熄灯前，大家都要抓紧时间下一两盘过瘾。虽然我们都是超级菜鸟，但都勤学好问，好为人师。

我从小下中国象棋，水平不错。开始时打算不学围棋，而专心下好象棋。大一第二学期的一个晚上，我串门时看到朱卫东独自打棋谱，便冒出和他下一盘的念头，卫东欣然同意。我当然一败涂地，但重要的是，我从此迷上围棋。

不久后，我有机会向张碧涌请教一盘，那盘棋双方下成对角星布局，输棋后的我虔诚地请他指点。碧涌很内行地对我说下成对角星不好，因为对方一挂角，我角上一子便被三面夹攻，很被动。解说当中，碧涌双臂弯曲平举，两掌做出卡脖子动作，非常形象。我当时受益匪浅。

大一我们班参加机械系围棋团体赛，刚会走子的张新居然遇到更菜的菜鸟，胜下五盘中唯一一盘。随后成立的焊六棋牌协会把张新封为焊六围棋棋圣。

三英艺渐工

焊六班入学时只有朱卫东会下围棋，大约也只是入门的水平。所以，焊六棋迷没人指点，进步缓慢。一段时间后，热恋期一过，激情消退，很多同学便不再下棋，只剩下卫东、叶军和我仍然驰骋



聂棋圣金刚一掌大败日本超一流棋手（1986级精密仪器系校友唐前锋创作）

棋坛。

论焊六班围棋水平，朱卫东第一毫无争议，接着便是叶军和我，再往下的就和我们仨有较大差距了。卫东和叶军经常看些棋书，下完后也习惯复盘，因而棋风中规中矩。这两人喜欢“长考”，曾经有一盘棋居然下了七个小时。我很少看棋书，下棋全不讲究棋理，总是胡搅蛮缠，不过，胜率也不低。当时我仿武侠小说的模式，自称“邪派高手”，把卫东和叶军称为“正派高手”。按照武侠小说的说法，邪派高手一开始时武功长得快，但越往后，进展越慢。正派武功虽然开始时进展不快，但因为根基正，越往后进步越快。这武功理论与我们班三位棋友的棋力进展很吻合。

擂台轻取帅

当时机械系六字班有四个专业、五个班，其中铸六班的水平不错。其领军人物是边庆月，据说入学时水平就很不错，当然是相对于当时我们这些菜鸟而言。在他的带动下，铸六班有不少男同学学会下围棋，进步较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老边都毫不客气地把铸六班下围棋的这些兄弟称为他的徒子徒孙。

记不起是谁牵头，焊六班铸

六班举行了一场围棋擂台赛。老边就像中日围棋擂台赛未开赛时的日本一样，理所当然认为这是“一边倒”的比赛，甚至都不用他出场。

那场擂台赛我毫无建树，但叶军出场，就把对方棋手全部“干掉”。不错，包括“不可一世”的老边！

老边认为自己当时是因为轻



焊六班朱卫东在大学时期的一次打谱

敌而输的。也许是吧，我现在都清楚记得老边和叶军比赛时，戴着耳机听音乐，不时催促叶军下快一点（比赛没时间限制），轮到他下时，基本上都是毫不思索马上落子。赛后老边直接找卫东练，但还是输了。

可以说，这场擂台赛奠定了焊六班在机械系六字班第一的地位。

团赛憾折锋

大二时，焊七二班丁弘在机

械系棋坛中闪亮登场。据说丁弘中学时就拿到业余1段的证书，在那个年代特别厉害。和铸六班相似，焊七二班的棋手都是丁弘带出来的，棋力不低，虽然不能跟机械系的顶尖高手抗衡，但和一般棋友交锋，就比较有把握了。

焊六班三位高手平时肯定跟丁弘交过手，但成绩已记不起来了。大三后，平时基本上就我和丁弘走得近，晚上有空，我都会到焊七二班宿舍，和除丁弘外的一帮师弟们手谈。由于我的棋力略胜一筹，基本上都是我胜，而且即使我以两个“三三布阵”，到后来来往都能走成“大模样”。

大三时，机械系围棋五人制团体赛又要开始了。当时焊六班仅有的三位棋手在机械系也都算得上是高手了，基本上都能取胜。所以尽管

另外两盘棋是铁输的，我们还是一路过关斩将。

要对阵焊七二班了。按我的想法，焊六班三大高手水平排序是卫东、叶军和我，我认为卫东略胜丁弘一筹，叶军水平和丁弘相当，我则略输丁弘一筹。所以，若我班另两位低手或卫东对上丁弘，则胜定；若是叶军对上丁弘，则五五波；若我对上丁弘，则输面较大。

丁弘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我的水平比叶军略好，而且我的

邪派下法，让他这个正统棋手感到头痛，所以，他觉得只有他对上叶军，焊七二班才有取胜把握。

可以看出，这一战排兵布阵很重要。

结果真的是丁弘对上叶军，结果也真的是丁弘胜了，焊七二便以三比二胜出焊六班。

邪派获连胜

大四时的一天晚上，有一位哥儿们到我宿舍找到我，自我介绍是压八班的，叫谷春光，是丁弘叫他找我的。丁弘想搞一场机械系一大二大三对四大五的围棋擂台赛，分别由谷春光和我组织本队队员。我当然很愿意。在和谷春光闲聊中，得知八字班有几位围棋下得不错，除谷春光外，还有焊八班的王宇琪、铸八班的程威。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大五的五字班有哪些高手，丁弘比我知道的多一些，向我介绍了五字班的两位棋手，其中一个压五班的詹辉，另一人现在记不起名字了。

擂台赛每队七人，我毫不犹豫地把朱卫东放在擂主位置，接着应该是老边、叶军，祝立新（铸六）等。当时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算是高手，所以初步上场的名单中没有我。丁弘看到我队名单后说，“你这么高水平怎么不上场？”我便很开心：居然被顶

尖高手丁弘认为是高手。于是我把他排到第二位出场。

高年级队先锋詹辉取得四连胜。低年级队铸八班的程威上场，止住了詹辉的连胜势头，接着再胜一场。

话说这个程威，也是个毫不讲棋理的人，换句话说，是个比我还要邪的邪派高手。不知是两邪相遇邪者胜，还是我的运气好些，接着上场的我完胜了程威。

低年级队只剩下副帅王宇琪和主帅丁弘了。我相信他俩内心很从容自信，因为两人的棋力都很强，我之前已了解到王宇琪的杀力很强。

即使是当时，我和王宇琪的棋力也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宇琪的杀力特别强，堪称“大力金刚”。但擂台赛的特点就是偶然性特别大，那盘棋，我一直落后，快到收官时才抓住一个机会吃掉对方几子，侥幸胜下该局。

我连胜两大高手，心情是很愉快的，这时我才有点相信自己也许也能算是机械系的高手了。

对阵丁弘前，我到已分到材料工程系的金六班何勇宿舍打桥牌。我当明手时，随手翻何勇买的一本《围棋新手与怪招》，正好看到其中一式——“村正妖刀”变招。和丁弘对阵，我执黑，祭出刚学会的“村正妖刀”变招，丁弘没见过，当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应对正确。作为正派高手，

他以自认为最稳妥的招数应对，结果这正是那本书上强调要注意避免的最差应对招数（沮丧的是，今天横空出世的AI认为这个应对也是两分定式）。我马上取得较大优势，内心狂喜，觉得自己有望结束擂台赛，成为英雄。

不知是我的棋力本来就比丁弘差些，还是我不再有的平静心影响了对局，丁弘一点点把局势扳回来，最终胜了我。

丁弘获胜后，在班级黑板上写下“7/8/9联队一息尚存”。可以想象，他内心还是对“一杆清零”很有信心的。

当然，无论丁弘当时是否有信心像聂卫平那样连胜，高年级队还有朱卫东、边庆月、叶军三大高手，我是不会担心最后结局的。

实际上接着上场的铸六班祝立新，在中局仍落后时，抓住丁弘一招错着，扳回局势，胜了丁弘。机械系唯一一次惊心动魄的擂台赛落下帷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擂台赛中读秒时，是两个棋手各有一名同学在一旁用秒表进行的。于我，每次读秒时间快到时，脑子里会暂时“断电”。几十年来，我很少参加比赛，到读秒阶段更少。所以，那种“断电”情形至今仍记忆深刻。

丁弘认真分析了低年级队早早输掉比赛的原因，其中一点归结于我早早出战，胜掉他前面两



唐前锋专门为本文创作的插图

大主力队员。

那次擂台赛的最主要特点，就是高手们都会自认为有能力“一杆清零”，也都很想在第一届擂台赛中出彩。真所谓“文无第一，棋无第二”。只有我有些例外，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算是机械系高手，总以下手心态下棋，所以胜了狂喜，输了无所谓。加上棋路邪，所以胜率反而不低。

再说些题外话，几十年来，大家下棋盘数很多，记忆深刻的只有两类：胜了水平比自己高的；输给水平比自己低的。两位棋友一同回忆多年以前的比赛，记忆便会打架。我不禁想到平行宇宙理论，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个宇宙，同一盘棋，不同棋友的胜负结局可以不一样。

金刚称首雄

这次擂台赛后，六、七、八

字班这些棋友的关系就熟起来，互相之间平时也会有切磋，互不服气是很正常的事。于是，我们便酝酿举行一次个人赛，正式决出高低。

我负责组织比赛。参赛的人不多，我记得是采用单循环赛制的，至少几个“顶尖”高手是互相对阵过。

赛前我个人是最看好朱卫东的。实际中赛程过半后，王宇琪祭出大力金刚掌，已把朱卫东、丁弘、边庆月、谷春光等一一拍翻在地，稍有可能止住他夺冠的，似乎只有我了。

对阵王宇琪，我执黑先行，布下“变相中国流”。宇琪没见过这布局，以为我是什么邪派下法呢。布局后我获得较大优势，心中又开始狂喜，以为自己是他的天然克星。实际上宇琪的杀力真的特别强，棋力也强于我。中

局阶段对杀时，我一条“大龙”愤死，输掉比赛。最后，王宇琪以全胜的战绩获得机械系首届围棋个人赛冠军。我最后一轮和之前对我未有胜绩的焊七二班赵小兵争亚军。邪派的特点就是水平波动特别大，我在很大优势的情形下再输掉此局。

我当时习惯写赛事评论和新闻，记在一个笔记本中，工作后这个笔记本在数次搬家中丢失。不过，我记得稿件中有一篇题目为《改邪归正，开豪布局获优势转危为安，宇琪中盘杀大龙》，就是描述我和宇琪这局棋的。另一稿件题目是《一骑绝尘，冠军人选已定；数雄并立，亚军座次未明》。

校杯终力捧

大五时，清华大学举办围棋比赛，以系为单位组队，既决出团体名次，也决出个人名次。每队队员三人，队员得分累加，作为团体最终成绩。每系可派两队参赛。

机械系派出两队参赛。一队成员有王宇琪、朱卫东、谷春光，二队队员只记得有丁弘和我。

印象中全校所有参赛队员中，有两个水平明显比其他人高，其中一个瘦瘦的，戴眼镜，下得很稳。我这个邪派碰到他时，没一会儿就稀里哗啦败下阵来。



焊七二班丁弘参加第三届“校友京华杯”围棋友谊赛

记忆深刻的另一盘，是我对阵一位姚姓棋友。脸圆乎乎的他，每下一步棋都把棋盘拍得清脆响，很有些武侠小说中的高手能将音乐融入武功的味道。对方执黑布下“三连星”，我中规中矩地挂角点角后，便在其中间星位下面托一手，使出我两大邪派绝招之一的“拉条线出来”（其实就是单纯逃孤）招数（另一招为“假装不活”）。我成功地将孤棋引出来，再一看，对方一条“大龙”居然被我反包围，眼位不足。我当然不会错过“杀大龙”的机会，全力追杀对方。姚兄一看“大龙”做眼不行，只能尽最后努力，甚至想把我“挂角点三三且又二路扳粘”的那块棋杀掉，这当然只能是徒劳的。终局后，姚兄指着愤死的“大龙”，恨恨地说若当时注意补活此棋，便能胜下此局。



金六班何勇（左）与作者

我猜测姚兄开战时应该是期望满满，想取得极好成绩的。印象中，姚兄最后获得个人第六名。

最后一轮，我居然对阵朱卫东。两人谁能胜下此局，便可稳获个人前六。但若卫东胜下此局，机械一队能获得团体冠军。我当然没有把握胜卫东，他也没有把握绝对能胜我。

实际上到收官阶段，我获得较大优势。我心里很矛盾，当然想拿个清华围棋个人前六名的成绩，到处炫耀，但也希望机械系能拿到团体冠军。不过邪派就是邪派，我的大脑在精神恍惚中瞬间“断电”，居然在自己“大龙”中自填一子，导致“大龙”愤死。当时卫东以及在一旁观看的机械系领队都认为我是顾大局故意这样下的。事后机械系学生会体育部负责人还说会考虑给我特别奖

励呢。当时我一律不解释，虚领此情。现在老了，该说实情了。

我印象中宇琪获得第三名。所以，他便有资格作为“京华杯”清华北大围棋（象棋桥牌）对抗赛选手。宇琪因此在赛前强化训练时得到更高的高手指点，之后棋力比我们更强了。

我入学时金属材料专业是在机械系的，金六班的何勇水平和我差不多，也很投缘。我们经常对弈，还以师兄弟相称，我为师兄。何勇也是机械系有数的高手，只是大三时离开机械系了，八字班以后的棋手无缘识荆。

大五时，我和朱卫东、叶军组成班队，与北京化工学院研究生围棋队友谊对抗。北化海报有意无意拔高两级，称我们为“清华围棋队”。结果我队两轮六战全胜。

洪东升去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另一清华校友曾向他人介绍，说老洪是清华棋牌协会会长，同样有意无意拔高两级。

一世友情浓

机械系这些围棋棋友的友谊延续至今。

我们毕业时，中国经济水平并不高，甚至还没有个人电话，所以我们分别时只能留地址和当时的工作单位。几经换单位后，便不易再联系上。

1994年，我被公司派到北京工作，得以和从一汽考到北京工业大学读研的朱卫东重新联系上。周末我常常去北工大找卫东，卫东也会到我的住处找我下围棋。1995年我被公司派到上海几个月，回来后马上搬家，不能联系上卫东。我想周末也许他会去中国棋院的棋社下围棋，便到那里看看，果然碰到卫东。1999年初我准备回南宁，临走前找卫东最后下一次棋。

正是1995年公司派我去上海工作那次，我根据毕业时丁弘留给我的地址去找他。那里正在拆迁，我没找到情同兄弟的丁弘。大约2008年，我通过丁弘同班同学王可昌，要到丁弘的联系方式，重新联系上他。2009年，我到上海出差，见到分别快20年的丁弘，下了5盘围棋，我全输，我的棋力已和他有较大差距。2010年，单位组织员工去观看上海世博会，我再次找到了丁弘。令我开心的是，宇琪和谷春光也在上海，4人在丁弘家里下了一天半围棋。丁弘和宇琪的棋力比我和谷春光明显要好。

大约是七八年前的一天，丁弘打电话给我，他正和宇琪在一起，两人为当时谁是机械系第一高手争个不休，都记得自己是第一高手。争执不下，便让我裁判。

2005年底，一个陌生电话打



铸六班王修勋（左）与韩国棋手李昌镐合影

来，对方小心地问我是不是邓开豪，随后很开心地说他是何勇。压六班留校工作的朱恒源去重庆出差时找了何勇，何勇问他是否知道我的联系方式。朱恒源通过焊六班留校工作的王志华要到我的电话。随后我和何勇在网上下了两盘棋，一胜一负。这是毕业后我和师弟棋力最相近的一次，此后，我的围棋水平和师弟相差越来越大，基本不能获胜了。后来我才知道，何勇为了找我，试了很多方法，甚至在联众围棋网上用“寻找清华邓开豪”的网名，指望即使我没看到，我的棋友看到后转告我也行。

2006年，我和两位领导去重庆出差，何勇带着司机和围棋，在我房间旁边也开了一间房。他白天陪我们到处走，晚上或白天的空隙，便抓紧时间和我下棋。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也是六字班毕业二十年大庆。我和何勇都回去了，会同在北京工作的朱卫东，一起去我班赵振兴家里下棋。我们三人，论棋力卫东最强，但和何勇差距很小。振兴的儿子也下围棋，且很正规地学过，那年还是个中学生，水平已和我不相上下。

2021年110周年校庆前夕，通过微信这种方便的联系方式，清华老六建了“八六级校友围棋群”。只是，焊六班的朱卫东几年前已兴趣它移，不再下棋，远在加拿大的叶军说已下不动围棋了。铸六班边庆月不下围棋的时间更长。不过，毕业后一直下棋的铸六班王修勋的棋艺进步神速，我们在网上下过多盘，开始时我还能和他打个平手，后来胜率就渐渐降下来，不得不承认他的水平比我略好。2022年春节前，围棋老六搞了网上比赛，共八人参加，最后何勇全胜夺得冠军。

跨度几十年的棋缘，使得棋友们的心永远焊在一起。我们毫不怀疑，棋友间的友情，就像我们对围棋的热情一样，永不消退！

浣溪沙

中日擂台聂勇神，神州古艺焕新春，清华喷涌手谈人。邪派奇招诚有效，正宗功力更无伦。棋缘一世友情深。